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二十六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書之序本自爲一篇至漢孔氏以爲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然如大誥湯誥之類其篇首所叙述直載其誓告之

語則以序冠之固可以見此誓此誥爲此事而作也如此篇首既言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其所以作此篇之意既備於此矣而序又言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無乃失於贅乎故某甞謂引序以冠於篇首如湯誥大誥之類則得之如此篇之類則失之也西旅西方之國也獒犬名也西方之旅國聞武王之威德有慕義之意於是獻獒以表其誠而武王受之太保召公深

慮武王之志漸怠而好戰喜功之心由是而生故進諫於王以為不當受也漢孔氏於西旅獻獒以為西戎遠國貢大犬則是以旅為國名也至於太保作旅獒則曰名公陳戒則是又以旅為陳也夫旅之為字一也上則以為國名下則以為陳立言之法不應頓異蘇氏引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則旅固有訓陳之類然而旅獒之旅字上有西旅之文則非可以訓陳也蓋書之名篇惟取篇中之字以為是簡編之別而

此篇有西旅底貢厥獒之語故以旅獒二字名篇如詩云惟鵲有巢則以鵲巢名篇也如必以旅獒為陳其道義則於旅獒之上不當加作字今既曰作旅獒安得以旅訓陳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蓋總言蠻夷之國也曰九曰八者言非一也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周官職方氏稱四

夷八蠻五戎六狄爾雅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而此又稱九夷八蠻蓋其或曰九夷或曰四夷或曰八蠻或曰六蠻雖然不同然但知其爲九四八六而已其所以爲九四八六之名則不可得而知也以是知蠻夷戎狄之以數言者但言其非一而已雖别而言之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至於合而言之則自雕題左衽之邦皆可以蠻夷戎狄稱也如必居此方然後得此名則舜典曰蠻夷率服則是惇

德允元而難任人者止可以服東南而不可以服西北矣此因西旅獻獒而言不應舍西之戎與南之蠻也武王既克商之後威德廣被凡在九州之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惟恐其後此所以言通道于九夷八蠻也其曰通道者蓋蠻夷求王則其道自通矣非有意於閉四夷而斥大其境土也如有意通道于蠻夷則是秦皇漢武之窮兵黷武而已豈所以為武王哉當其通道于蠻夷之域而與中

國接於是西方之夷有旅國者致貢其獒焉以其獒為貢者漢孔氏曰犬高四尺為獒以大為異此說不然夫西旅獻之武王受之太保諄諄而陳之必其有珍異而可玩者不但以大為異也案許慎曰犬知人心而可使者曰獒春秋公羊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跛之絕其頷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何休註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

指如意左氏傳亦謂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
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則獒之爲犬蓋猛而善搏人進
退指揮能如人意異夫常犬者也故太保謂盛德不
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蓋苟爲受西旅之獒以自防則其心不能無狎侮於
人狎侮者禍亂之所由生也觀晉靈公則可以見矣
夫獻獒者西旅而已而篇首遂言通道于九夷八蠻
蓋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

有不可勝救者武王才通道于外域而遠受旅獒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欲寖廣矣此所以諫于王而作此篇也太保者召公也不曰召公而曰太保者此正如太甲之篇不言嗣王不惠于尹而言不惠于阿衡蓋立言之法明太保阿衡之任當如是也受寄託之任而不能使嗣王克終厥德則非所以爲阿衡居保傅之官而不能格君心之非則非所以爲太保其曰用訓于王則是此篇雖以旅獒

爲名其實訓體也然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者豈可以拘於篇名而求之邪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寳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嗚呼者嗟歎之辭也太保將陳古先哲王所以待夷狄之道故重其事而嗟歎以言之也古者帝王之於夷狄聽其自來而信其自去惟愼德於此而四夷聞

之相與賓服殆將有不期然而然者惇德允元而蠻夷率服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明王愼德而四夷咸賓式固爾猶而淮夷率服凡此皆帝王御夷狄之上策也四夷慕盛德而咸賓則無遠無邇盡獻其方土所重之物其所獻者惟取其可以供吾之服食器用者若乃奢侈之物可以供耳目之玩好者則不當獻也雖獻之亦不當受也唐孔氏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則

是以器用爲一或以爲羽毛齒革瑶琨篠簜器也牛
馬犬龜之類用也竊以此說爲長犬用物也荀子曰
北海有走獸吠犬焉中國得而畜使之犬之可畜者
惟取其善吠而已獒知人心而可使則是犬之奇異
而不常有也貢犬可也貢獒不可也此既因獻獒而
言則以用爲牛馬犬龜之類其說爲當王乃昭德之
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
展親者言王者既不以一己之私欲責四方之貢獻

惟受其所當獻者猶不以供一已之私欲也觀其所以頒之於諸侯異姓之邦者必以四夷所貢之物使其所知四夷所以貢其方物者以吾之慎德有以致之也以其德之所以致之者而賜之是昭德之致也賜異姓之邦而必昭德之致者俾之受此物則知吾之德遠覃于方外其孰敢廢厥職事而無戴上之誠也故曰無替厥服其同姓伯父叔父之國則以寶玉分之分之以寶玉者是用信其親親之道也故曰時

庸展親王氏曰親之矣而不以所寶分之則人孰知親親之信也此説是也唐孔氏曰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如分陳以肅慎之矢分寶玉于伯叔之國若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異姓之邦則欲其無替厥服同姓之邦則時庸展親此蓋親踈之隆殺也夫明王之于四夷所貢之方物不茍受也惟服食器用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也不責彼之所難得而其所獻者皆其易得之物也不求我之所無用則其所

受者皆有用之物也責彼之易得求我之有用而吾尤無所利焉必以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展親于同姓之國凡此皆聖人不貪之寶也夫獒之爲物知人心而可使則是西旅之所難得而中國之所不常用既不可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又不可展親于同姓之國而徒受之秖所以爲耳目之玩好而已此太保所以不得不諫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一也未當改易惟有德則其物爲足貴苟爲無德則何以物

爲哉先王通四夷而受其貢獻惟欲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而展親于同姓如此則其物也可寶於萬世故曰惟德其物如分陳肅慎氏之矢魯夏后氏之璜世世子孫守而不失蓋先王以德而致之先君以德而受之故也如其不然是亦璜與矢而已何足貴哉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既言物以德而後貴而褻之爲物適所以喪德於是遂言其所以喪德者而曰德盛不狎侮至罔以盡其力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苟盛德之至則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尚何狎侮之有既不狎侮是不自侮也則何人侮之有此君子所以爲之竭其謀慮小人所以爲之致其筋力如其肆爲無禮以褻慢於

人則人皆忌而疾之尚何盡心盡力之有哉論語之稱君子小人有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其德而言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以其位而言之也此所言者亦以其位之貴賤而言之耳君子勞心以治人故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小人則勞力以治於人故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盡其力者蒙上人字而異其辭非有異義也夫狎侮者豈必輕易暴慢之行見於動作之間而後為狎侮

哉苟有其心則是狎侮之矣㚆既如人而可使而武王受之以防其身則是武王於其臣民已有狎侮之心矣狎侮其臣則無以盡君子之心狎侮其民則無以盡小人之力如此而欲圖四海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未之有也而其為釁實自一㚆啟之則其爲喪德之禍豈小也哉是則欲正其德而脩其身而不狎侮小人者豈有它哉惟不役耳目而已耳不役於聲目不役於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

湛然無營此百度所以惟正也苟為役耳目於玩好之末則有玩人玩物之行矣故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者以人而為玩也恃㙜之所指如意而有輕忽於人之心是玩人也玩人則狎侮矣志者在己之志也以道而寧之則聲色貨利舉不能蠱惑之矣言者它人之言也以道而接之則辭受取舍之際各得其當矣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以之處己則可以寧其志以之待人則可以接其言夫

豈須臾之可離哉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内焉欲寧已之志外焉欲棲人之言皆不可以違於道也西旅之獻獒其所以求獻之者必有甘言遜辭以遜武王之志求納者也然而以非道求之則知西旅之獻者乃所謂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也太保作書以戒使之不受西旅之獒是所以逆武王之志也然而以道求之則知太保之戒乃所謂慎德而四夷咸賓也蓋苟一之於道

則寧已之志接人之言皆得其當矣不作無益害有益至民乃足此蓋申上文惟服食器用之義也其所注意在於不貴異物賤用物而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者因而及之也作無益者如晉平公築臺妨於農收之類是也築無益之臺則妨有益之農矣農功何自而成乎漢文帝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宫室尚恐羞之何以臺爲可謂能不作無益害有益也不貴異物賤用物者

即此獻獒是也以獒異於常犬而貴之則犬之有用者必賤之矣民將爭以異物為可貴則何由而足乎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此又所以申言不貴異物賤用物之義也犬可以禦盜馬可以致遠此皆有用之物也然先王之於方物無小無大無高無下各欲順其性而不傷其生雖有用之物非其土性則不畜之矣若夫珍禽竒獸則皆異物也其可育之於國乎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

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光武之不貴千里馬其志可尚也然以之駕鼓車則雖非其土性而猶畜之也雖不以爲奇獸而猶育之也至於文帝還之則不肯畜之矣故竊嘗以謂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三代帝王莫不以是爲慎德之本自三代而降則能充此言而行之者漢文帝其人也珍禽奇獸者兼言之也犬馬之

異者皆在其中矣犬之知人心而可使馬之日行千
里皆奇獸也令以西旅之獒而畜之於中國則是非
其土性而畜之矣以其知人心可使而愛之則是於
奇獸而育之矣唐孔氏於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謂此
篇為戒止於此句矣太保為旅獒而作戒自明王慎
德以下反覆數十言無非為此而發而曰為戒者止
於此句豈不泥哉不寶遠物則不責彼之所難得而
求我之所無用此遠人之所以格也所寶惟賢則善

政善教有以福斯民此邇人之所以安也夫賢者之與遠物其所寳者若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也以遠物為寳則必有輕賢之心矣以賢為寳則其於遠物弗之貴矣虞公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乗為寳故其視宫之奇若路人然齊王以四賢為寳故其視徑寸之珠如糞土也則人君之所寳者可不戒哉武王當西旅之獻獒則是寳遠物也使其心於遠物受而不却則太保之諫亦將見拒矣安在其所寳惟賢乎夫

其受之也固欲以懐遠人然而既以遠物為寶則欲懐之而遠人且將弗格如此則征伐之師長驅於沙漠之地而邇人受其禍矣原其所以至此則以不能用賢故也使其得賢者而用之言聽諫從則必不受無名之獻此遠人之所以慕義而長為之藩臣也王氏曰以不寶遠物故犬馬非其土性不畜以所寶惟賢故珍禽竒獸不育于國此則强生分别令所不取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太保拳拳之意既盡於此矣故又嗟歎而重申其義也言明王之愼德其於蚤夜之間兢兢業業無所不勤也其所以無所不勤者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也夫茍以細行為無益於德而弗謹之則日積一日其為大德之累也必矣譬如為山者必至於九仞然後可以謂之山茍一簣之功尚虧則不足以為山矣德無不備乃可謂之聖人茍一行之或虧則不足以

為聖人矣八尺曰仞簣者盛土之器也夫世豈有為山者哉蓋假設以見其意耳孔子言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蓋推本於此言也太保之言有及於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者蓋武王之心必自以為威德之盛矣雖納一獒未足以為損也太保則謂損盛德者惟在夫此而已矣此其進諫之本心也允迪者言信能蹈行此言則生民有以安其居而國之子孫將世世王天下而無窮

矣太保既以是而訓王矣自時厥後凡四夷之所獻中國之所受一如太保之訓觀肅愼氏楛矢之類則可以見矣所謂允迪茲者也周之子孫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信乎其世王也夫却一獒之獻亦細事耳而世王之兆實見於此則知夫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以爲社稷無疆之休者蓋不在大也箕子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不已必思遠方珍異之物而御之矣蓋紂之所以亡者原於此亦豈在大乎此太保之

於終篇所以言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欲爲世王之功也則太保之愛君豈不至哉范内翰曰聖王能從諫於未然賢王能改過於已然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太保因旅獒而作訓武王虚已而納之是皆從諫於未然之時也漢武帝聰明英鋭葢不世出然其甘心四夷嗜慾無極覩犀布瑇瑁則建朱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至其末年海内虚耗

戸口減半盜賊蜂起幾亡其國者非他無忠臣以救之於始故也觀此則太保所謂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實至忠之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

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

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法度未盡得其條理商民之附於周者猶未固也而武王遽有疾焉周公恐其不可救藥則成王將以幼孫嗣位已以冢宰攝政能無危乎故作冊書以告于太王王季文王請以其身代武王之死而藏其書于金縢之中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此篇首載周公築壇以代死於三王既卜而吉

則武王遂瘳又載武王即世而羣叔流言周公避于東都而成王猶有疑之之心及其感風雷之變而啓金縢之書然後知周公之心果忠于王室迎之於東以歸則此篇主於記事而作出於史官之手而其序乃曰周公作金縢與夫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之言曾無少異者蓋書序之體固有其篇雖非其人之所作而所載之本末皆其人之事迹語言則雖謂其人作之可也如太甲三篇首載太甲不惠于阿衡

伊尹作書以啓迪之而王罔念聞乃放之于桐宫及其喪制既闋克終允德乃奉之以歸于亳又作書以堅其意既而又申誥之其歷時也不為不久而尹所以丁寧告戒之意亦不一而足史官記載其始末無所遺以作此三篇而其序亦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正與此同某嘗觀書序之作其體不一往往雜出於衆人之手者謂此也既克商二年者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而弗豫則其病革矣周公所謂遘厲虐疾是

也王之疾既革二公所以欲質之龜冊而決其吉凶曰穆卜者敬也以君父之疾而卜之神靈非致其敬安能有所感哉二公者太公召公也太公召公欲卜以決武王之吉凶而當是時也周公已有請命代死之志周公之所以代武王之死豈挾詐而為謂足以要天下之譽哉蓋其深思遠慮懼夫武王既喪則周之社稷蓋岌岌矣而已亦無所逃其禍也故寧使身之不保猶愈於社稷之危也是出於中心之誠而為

此禱于神明之請雖其同時而為三公如太公召公亦不使之知故託辭以告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漢孔氏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我先王其意以謂死則與先王相近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矣其說迂曲不如鄭康成以戚為憂其訓為長康成雖以戚為憂而又以周公既内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信如此言則是周公自知必不

至於代王以死而挾詐為之矣不如潘博士説曰孔子荅孟武伯問孝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蓋子有疾必貽父母之憂故為王穆卜則戚我先王必矣此説是也周公既以未可戚我先王之辭而却二公之言卜故自以請命之功為已任而設為壇墠之禮也壇封土也墠除地也為三壇同墠蓋將以告於三王故大除地為墠而於除地之中為三壇也禮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周公禱武王之疾於壇墠禮也然不於去祧之壇墠而設為三壇同墠以禱太王王季文王者此蓋禮之變也既云公乃自以為功則是周公不為武王禱而為身禱也為身而禱則於國之廟祧壇墠無所與焉禮士大夫去國為壇位向國而哭者為無廟也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祭者為不可以入廟

也古之有事于祖考當夫無廟與夫不可以入廟則為壇以祭周公壇墠以告于三王亦若是也使其為武王而禱則太王王季文王蓋有廟焉而壇墠非所宜設也既有三壇矣乃於三壇之南設一壇也將告于三王故其壇北面而周公立其上也周公立壇之上則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之神以請代武王之死漢孔氏曰璧以敬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為贄寀下文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

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則圭璧似
皆以祈神非周公執桓圭以為贄也使其執圭以為
贄則其歸俟爾命不當言屏璧與圭雲漢之詩曰圭
璧既卒寧莫我聽周禮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
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
以祼賔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古者禱祠兼用圭
璧周公之告于三王也則史為竹簡書其祝辭執而
讀之其辭則下文是也元孫謂武王也某者謂武王

名也周公之禱也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字左氏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之諱也蓋始於周自周以前不諱名也故武丁太甲盤庚皆以名其篇若其號謚然至周始以號謚易其名而諱之然惟斥其名則有所諱若此篇不曰元孫發而曰元孫某不曰以旦代發之身而曰以旦代某之身也至於其他文字用發字則無所諱若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詩而曰駿發爾私蓋不

諱發字也至於末世然後其諱寖廣故有以國廢名以官廢職以山川廢主以器幣廢禮之說非古之制也武王既遇危厲暴虐之重疾是將淪於死矣苟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必欲償其責而使武王之不可以復生則不如以旦代其身也自太王王季而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則曰丕子其實一也元長也丕大也皆謂武王以長子繼世而有天下也周公所以欲以其身代武王之死者蓋以其仁若考而又

能多才多藝可以事鬼神而武之多才多藝以事鬼神則不若已也是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元孫雖不若旦之多才多藝以事鬼神而其受命于帝庭以有天下敷布其德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土或為天子或為諸侯使四方之民莫不敬而畏之則是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此所以欲以旦代某之身也予仁若考先儒謂仁能順父以若訓順不如薛氏之説為長薛氏曰若如也與不若旦

之若同義蓋惟其仁如父故可以事鬼神也周公既自謂其仁若考又自謂其多才多藝可以事鬼神而謂武王之多才多藝以事鬼神則不若旦者正猶武帝之稱汲黯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然雖拙於任職居官而能輔少主守成故可以託六尺之孤武王雖短於多才多藝事鬼神而能敷佑四方故可以王天下如之何遘厲虐疾而遂至於不可救哉此所以欲以身

代之也雖然亦非短於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也但周公方爲武王而禱欲以身代其死則其辭不得不爾也嗚呼者又嗟歎而言之也言武王既可以敷佑四方以奠國家九鼎之業蓋其已膺上天之命矣今爾三王當有以輔之無使其天之降寶命於此而廢墜也寶命不墜則武王享其大祿以爲社稷宗廟之主而三王之神靈亦將格矣周公既言武王之才藝不可以事鬼神於幽冥之間惟可以上膺皇天之命

以定我國家之子孫下撫四方之民以成太平之功其死也則將墜天之降寶命其生也則先王亦有所依歸其利害明白灼然可見矣夫三王在天之靈雖幽明殊塗而其心豈異於人哉然而不可言語接也故曰今我即命于元龜以決其吉凶焉即命猶所謂聽命也爾之許我謂許我代武王之死也我則當以此璧與珪而歸以俟三王之命將以此死而事神也爾不許我則武王不免於死我將屏藏其珪璧不得

以此而事神矣既以許不許而決於三王於是乃以龜之三兆卜之而三龜皆吉故曰一習吉習與習坎之習同三龜既皆相因矣則又以占書而考之於是啓其鎖籥覩其所藏之占書亦吉也周官太卜曰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即春秋所謂繇而此所謂書也故既占則必視其書公視其兆則曰如此兆體王必無害也王之無害則是新受三王之命

而許我武王之考厥終命爲可圖也我既以璧與珪而歸俟爾命則於此當俟其能念武王假之命以終其德而已當代其死也予一人指武王也公於是自墠壇之所而歸祝史乃納其禱死之冊於金縢之匱縢緘也藏冊書之匱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周公請代武王之死其心忠矣然必緘而藏其書者非是周公欲藏此書以爲他日之覩也蓋古者卜龜既畢必納其冊書於匱從而緘之異日將有大卜則復啓

焉不然則否此故事也周公卜于三王啓籥見書者始啓金縢之匱也公既歸則祝史以故事納其冊於匱中緘而藏之爾案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此言深得金縢之㫖蓋其冊書以故事而藏之非特為金縢以藏其冊也公自墠壇歸之明日而

武王遂已瘳矣夫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周公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之於人雖若茫昧不可測知而其禍福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未有動於此而不應於彼者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之良弼周公代武王之死三龜習吉而王翼日乃瘳皆其至誠洞達神明故其應也如此之速應非自外也夫死生鬼神之際聖人之所難言也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

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味當作沫木不成斵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蓋古人之所以事死者務所以神明之而不以爲斷然必有所居處動作於幽冥之間與其平日之事無以異也今周公之所以禱於三王者夷考其辭則是鬼神之居於地下亦如其未死之前不幾於巫覡里巷之見乎哉在易繫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此蓋聖人之分也聖人之德貫天地通神明能盡人之情於昭昭之際則有以盡鬼神之情於冥冥之間是以其辭委曲詳盡如此而不為過其或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知生而欲知死者則不足以當乎此矣是説也某於盤庚嘗論之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周公既禱于三王請以其身代武王之死其至誠洞達神明龜既習吉而王之疾頓愈自此以上皆史官叙述其請死而藏其書於金縢之始末為已備矣夫周公之心以社稷宗廟之安危自任乃為已而禱其誠心所發出於悃愊豈蘄人之知已哉故夫祝史與夫百執事之人親覩祝冊灼龜之事者則戒之使勿泄而召公太公雖與之比肩事主以秉國之鈞又亦匿之而不與之言自非成王因風雷之變將卜以視

其休祥而得金縢之書則周公之心孰得而知之哉故自此而下又叙其攝政而遭變仗大義以滅親雖兄弟之大倫有所不顧其誠心所感而風雷為之變成王之疑自此釋矣然後金縢之事顯然著見於天下後世故雖自周公居東二年以下其事迹皆在大誥之後然而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為終始故於此載之如左傳之所載因陳完奔齊而言成子之得政因北宫文子之入聘而言鄭之得人杜元凱所謂得

終言之者此篇亦然也武王同母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霍叔處武王克商大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周公以聖德留輔相朝廷而管叔蔡叔就封於外相紂之子武庚以治商餘民武王既喪周公以成王幼沖遂攝政當國管叔乃與其弟蔡叔霍叔使羣不逞之人流傳其言於天下曰周公將爲孺子之不利奪其位而自有之孺子指成王也當是時成王之年纔十餘

歲則可以孺子言之也而文王世子之篇乃曰武王九十三乃終則成王生時武王蓋年八十餘矣左傳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此數國者皆武王之子成王之弟豈武王八十已後頓生此數國邪此理必不然矣夫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也周公以冢宰攝政而乃有流言之變者蓋商人尊尊凡死則弟及武王崩成王幼冲周公以聖德聞於天下自商禮言之周公當立也今立成王而周公相

之為殷人者固不能釋然而無疑矣管叔之次於周公為兄周公為相於朝管叔固已有不平之氣故當其攝政則唱羣弟以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挾武庚以叛而殷人靡然從之者惟其疑故也蓋自武王有疾而周公之憂固已及此矣周公禱於三王也不以為武王禱而為已禱焉彼誠以為武王喪殷人未附於周已以冢宰攝政處可疑之勢天下有變則必將有以予為口實者而成王之幼冲其明未

足以有察周之社稷蓋岌岌然矣故爲是而禱也漢孔氏曰二叔以周公大聖有欲立之勢遂生流言誠哉是言也當周公之東征二公皆嘗居周公之位貳朝廷之號令矣如下文曰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又曰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則二公之權柄蓋不減於周公而流言不及之者蓋其所處者非可疑之勢故也夫武王之崩周家之得天下未久也而殷之餘孽與周之雖親相扇而起周之

存亡蓋未可知而當時也周公實專朝廷之權其責不歸之周公將誰尸之乎故周公告二公曰我不以法而治此叛黨則將無以告我先王故其兄弟之親有所不敢避也我無以告我先王亦穆公所謂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也周公既以此言告二公於是遂率兵而東征其居東至於二年然後武庚三叔咸服其辜故曰罪人斯得也周公以殷人之叛恐其禍之延於天下遽起而征之而其得罪人至二年

之久則其東征也雖曰為社稷宗廟之計而重傷天倫則誠有毱匔不得已之意焉武王之伐紂周公之誅管蔡其心一也蓋紂君也武王以臣而伐之管叔兄也周公以弟而討之雖其終也不得不伐而皆有彷徨不忍之心此聖人忠厚也當成王幼冲履至尊之勢周公以叔父之尊秉其政事其德之遠著天下之所畏服自常人言之誠以為使周公而有私心一二年而天下可移矣故管叔因其可疑之迹而造此

無根之言成王之明未足以察其情僞安得而不疑哉周公不俟成王之覺悟遽往而征之蓋機不可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故雖遭流言之謗而益以其身任天下之重曾不自沮而爲身之謀也夫人謂已有奪宗之謀已惡其謗而親以兵誅之則近乎挾私忿以快其志矣自非深知周公者誰無疑之之心是使成王益疑矣成王益疑故周公居東而未還作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

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鳥有巢呼鴟鴞而告之曰汝既取我子矣無毀我之居室我之於子非不愛也寧亡其子而不可以亡其室以見其惜巢之甚也是以公之東征其心惟思王室之不安亦如鳥之惜巢也其下章皆言其作室之艱難以喻周室積累之勤故不得避小嫌以自全觀鴟鴞之詩周公之言非不反覆明白而成王猶疑之曖昧而不決故有陷公之志然未敢發也其所以有陷公之志者蓋以成

王猶未肯以鴟鴞而信周公之志果如是也辟法也鄭氏以辟為避其說以謂羣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及攝政方始東征信如此說則此篇自歲則大熟以上其事皆在大誥之前矣成王疑之周公出避其說亦不可至於罪人斯得其說不行故又從而為之說曰周公居東都其黨屬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而誅之公作鴟鴞之詩救其臣屬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夫周

公之黨有何罪而謂之罪人足見其說之陋歐陽詩本義已破其說矣周公雖作鴟鴞之詩成王猶未肯以其言而信其心然則周公之心非金縢則不可得而見而金縢之書自二公以下皆所不知自非天誘其衷則成王之疑將何時而釋乎成王之疑不釋則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然而周之文武膺上天之休命其社稷無疆之傳蓋未艾也周公之德既足以當上天之意此所以有雷風之變以顯周公之德而剖成

王之疑也當是時也秋歲雖大熟百穀未成未可刈穫而天忽雷雹大作又繼之以風其禾盡偃於田畆之中雖大木皆拔焉以天變之來周人大懼王不勝其憂也於是與諸大夫盡服其皮弁以啓金縢之書蓋將啓緘而卜是風雷之為何祥也啓緘之際猶未卜也而得往昔周公請代武王之死所納之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因卜而得其書是偶而得之矣非天誘其衷而何諸史與百執事皆昔之從周公以卜者今

王將卜焉故復為卜而俱至使其非為卜而俱至則不應皆在也二公皆至既覩其事而不知其由也故從而問之諸史與百執事同辭而對曰信乎公之有是事也又嗟歎以告王曰昔公命我勿得泄其言今王既有問不敢不以實對之昔者周公雖作鴟鴞之詩以貽王而王猶未知周公之心既得此言然後知周公之心其所以忠於王室者至矣葢禱鬼神於幽隱人所不可測知之際而其言亦若此此其所以悟

也故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葢我之啓書也以卜風雷之祥今見周公之志若是是天以此而警予矣故可以勿復卜之矣以其得書而止卜乃知其為卜而啓緘非為周公而啓也葢周公之藏書于金縢也徒以是事不得不藏非預知天時有風雷之變而嗣王之必將啓緘以卜之也成王之啓書于金縢也亦以其將卜之不得不啓非素知公有請死之冊將取而觀之也啓緘而遂知周公之心此豈人力之所能

爲哉言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則是二公先
以此發問而王遂繼之也意曰周公之心二公非不
知之第以成王尚疑非空言之所能釋旣得此書則
可解之矣故倡王而問之昔漢高帝嘗疑蕭何受賈
人金王衛尉對曰相國守關中關中揺足則關西非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文
帝嘗疑周勃反薄昭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
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邑顧欲反邪其事遂皆得釋

夫蕭何周勃挾不世之功而居可疑之地非空言所能游說也非得夫昔之所不為以證於其所行舉重以明輕則何以觧高帝文帝之惑哉蓋曉人者當如是也二公既得金縢之書遂知周公之疑可以觧故倡王而問之意者亦出於此彼周公尚欲以其身代父之死況肯奪其嗣子之位乎王既使勿卜矣於是遂言曰昔公竭其勤勞於王家至欲以身代先君之死其至誠於社稷也如此而我以幼冲之資乃不及

知是我之罪也此成王自反之言也伐柯九罭之詩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今為此言則既已知之矣其所以知之者則以上天動雷電之威以顯周公之聖德也周公始以成之疑猶居于東未還故成王既歎其忠則謂今小子其當自新而逆之以歸我國家所以褒崇之禮又當得其宜也惟以逆公為我國家之禮所宜故於是還公於東都比其至也則郊勞而親逆之故曰王出郊先儒以郊為玉幣謝天誤矣成王

既出郊於是天爲之反風起禾以見周公之宜還而
明成王之得禮也天乃降雨以止風風止則禾起二
公乃命邦人凡禾之爲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爲
之起而築之加人功焉此歳之所以大熟也漢孔氏
曰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爲築木非也築者築禾也
漢董仲舒論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使成王不能自

新以逆周公則其災豈止於雷風而已哉其始也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雨反風天人之際可畏如此然非周公之忠載於金縢則不能因天變以悟成王非天有雷風之變則不能警成王以逆周公故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也夫禱于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周公為之不疑至於子路請禱夫子之疾而夫子不許者蓋父有疾子禱焉君有疾臣禱焉師有疾弟子禱焉此皆出於至誠惻

怛不忍之心而非有為為之也子路以其意自禱可也宣言之而請於夫子則不可也胡不觀之周公乎前命二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下則命諸史與執事勿敢言自非天有雷風之變成王因啓金縢之書而得其說則周公請命之事終無以見於天下後世然則周公之禱也豈欲人之知邪子路未禱而先請於夫子亦異乎周公矣

尚書全解卷二十六

尚書全解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瀕

尚書全解卷二十七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大誥

此篇乃管叔及其羣弟倡為無根之言挾殷之餘孽以叅王室周公將與天下共誅之而外之邦君與夫內之御事狃目前之安憚於勞苦不肯為之協謀同心討乎僭叛周公歴陳其所以征之之意蓋奉上天

命而繼寧考之功雖欲已之而有不可已者其言丁寧反覆將以曉其未悟之情此大誥之所以作也篇名以大誥者漢孔氏曰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孔氏徒見篇首有猷大誥爾多邦之言以猷訓道故以大為陳大道也使猷之一字果如孔氏之訓以為道然經先言猷而後曰大誥爾多邦又安以大為陳大道乎又況猷之一字實非訓道也然則以大誥名篇者蓋以篇中有猷大誥爾多邦之言故攝取此二

字以為簡編之別耳其曰誥者猶湯誥所謂誕告盤庚所謂歷告也泰誓之篇有大會于孟津之言而其書則誓體也故謂之泰誓此篇取於大誥爾多邦之言故謂之大誥非有他義也薛氏曰以新造之周而三監叛則其事大矣應天順人以征姦慝而寧區夏則其義大矣命之曰大誥其意蓋出於此其失又甚於孔氏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大

誥

漢孔氏曰三監管蔡商商蓋指武庚也漢地理志云周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孔氏之説正與此同然案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謂之監殷則以武庚乃商紂之元子恐其痛社稷之隕滅時伺我家國之便以逞其志也故使管叔監之若以武庚預三監之數則武庚果

何所監哉故知三監從鄭康成之説謂管蔡霍也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以此觀之則康成之説信矣夫武王之封武庚而乃使三叔監之是乃有疑之之心矣疑之而遂封之者葢武王之不得已也湯之伐桀桀舍其社稷竄于南巢湯於是置之而不問而夏之都邑無復桀之子孫故於湯誥之序曰湯既黜夏命也武王之

伐紂也其心亦無以異於湯之於桀非有殺之之意也不幸而紂之前徒倒戈自相屠滅并及於紂此豈其本心哉故不得已而封其子於故都舊地以示天下及武庚既叛而自絶於周於是始有黜殷命之志焉故此篇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也以周之所以建三監以監武庚者實出於武王之不得已而亦不敢保武庚之必不叛也武王使三叔監而三叔當王室之大變乃挾殷以叛淮土之夷亦與之同惡相濟以

逞其志故周公於是相成王将滅殷之後而伐之也言三監及淮夷叛蓋謂其挾殷以叛也故繼之曰周公相成王将黜殷非殷預三監之數也周家之基業肇興於邠岐集勲於豐鎬化行於江漢之域故西南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也爲最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與於牧野之戰及既克商而通道九夷八蠻則西旅底貢厥獒是服於周者皆西夷與南夷彼東方之夷既周家聲教之所未及則其助於武庚之亂者

蓋其勢然也方東夷之狠子野心未能慕義以奉周家之命而適有武庚之變焉安得不相挺以為肱髀之勢淮夷漢孔氏曰徐奄之屬然案閟宫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春秋昭四年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既有徐又有淮夷則淮夷與徐當各為種落不可以合而為一也逸書之序於成王政將蒲姑但言踐奄而周官之序乃言

滅淮夷則奄似是淮夷之一種此言淮夷叛而多士則曰昔朕來自奄則淮夷之爲奄可見矣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

當管蔡挾武庚以叛也周公攝政天下之事皆決於公則夫合邦君御事於朝而告之以黜殷之意者周

公之任也然政雖總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為天子號
令雖由已出而必稱王命以告之此經所以稱王若
曰而序則言周公相成王以相發明也鄭康成曰王
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此言實害教之
大者唐孔氏既已辯之矣此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
多邦微子之命曰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士曰猷誥
爾多士多方曰王若曰猷誥爾四國多方孔氏皆以
猷訓道於此篇及多士多方則皆曰以道告之於微

子之命則曰順道本而稱之此篇及多方先言猷而後言誥其曰以道誥之猶可爲説至微子之命上言猷而下言殷王元子而以爲順道本而稱之尤爲無義鄭康成王子雍則皆移猷於告字之下王莽之作大誥改猷字爲道亦在誥字之下其言大誥道諸侯王顔師古注曰言以大道告諸侯以下其説大抵牽强而費力某竊意所謂猷者皆發語之辭也堯典曰咨汝羲暨和舜典曰咨十有二牧甘誓曰嗟六事之

人肯征曰嗟予有衆曰咨曰嗟皆發語之辭蓋咨之為字至夏時變而為嗟此類是也猷字正與咨嗟同竊意至於周時其發語之辭且復變而為猷矣案爾雅猷之詁訓最為不一或曰言也或曰已也或曰可也或曰圖也豈但訓道而已哉此所以知其或為發語之辭也然既久遠雖意其為發語之辭然亦不敢指言其何訓也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也將大誥多邦之君及御事之臣以黜殷之意故發語而告之也

弗弔者當作相弔之弔讀言為天之所恤此篇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多士曰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君奭曰弗弔天降喪于殷孔氏皆以弔訓至節南山之詩曰弗弔昊天亂靡有定鄭說亦然案春秋左傳成七年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引詩弗弔昊天以為證則弔之訓恤其亦尚矣又如魯弔宋災曰若之何不弔臧孫紇出奔邾曰敢告不弔王子朝告于諸侯曰

天不弔周皆言其不為天所弔恤先儒之訓失其義矣周公之誥多方以謂我不為天之弔恤者以天降凶害于周家葢武王遽喪而不少延其命也案史記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繆卜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欲代武王明日武王有瘳其後王崩徐廣據封禪書以謂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此所以曰不少延也班孟堅據文王世子之言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乃武王克殷之

歲年八十六後七年而崩其年數雖同然以理推則
有未安者周公禱于三王雖武王翼日有瘳矣然意
以是歲崩也故此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使
其克商七年而崩則亦可謂少延而天下既定於周
矣武庚豈復有反鄙我周邦之望哉先儒以不少為
絕句以延字屬於下句其曰不少者謂三監及淮夷
並作難也據此篇之意先言周家新造而武王遽喪
成王以幼冲之資纘承先業恐其弗克負荷慄慄危

懼期以保前人之基緒而已而三叔武庚乃為此舉以覬所非望故自越茲蠢而下然後言三監及淮夷之作難所謂不少延者但言武王之即世也王氏蘇氏皆以延字屬上句讀蓋得之矣無疆大歷服正猶舜禹所謂在躬之歷數也言我周家膺天命而享其歷數綿綿延延無有窮已也武王既喪矣故大懼成王以幼冲之資而繼周家之歷數以配天作君其智識未達尚不能造於知人之哲分別邪正遴簡賢能

以廸民而使之安其居况其能至於知天命者乎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自不惑而積之然後至於知天命弗廸哲則非不惑矣其於知天命之不能至蓋可知也既不能至於知天命則天之聰明明畏必不知所以順而憲之者其於履至尊之位繼無疆大歷之事不亦難乎故我小子之志兢兢業業惕然危懼惟恐其弗克負荷若涉深淵之中惟往求我之所以濟難之道

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此則言其所以往求朕攸濟以纘承文武之丕烈守之而不敢忘也然敷賁敷前人受命其說不明白如孔氏以賁爲大則讀爲扶云反與宏茲賁之賁同敷賁者言布行大道敷前人受命者布陳文武受命也然經但言敷賁又以爲陳大道其說迂曲蘇氏林子晦則皆以賁爲飾讀爲彼義反蘇氏謂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林子晦謂敷賁者修明典章以敷施

賁飾於天下也其與孔氏雖音訓不同而其義之不明白則一也惟王氏疑其有脱誤而不可知者宜闕之此爲得體薛博士增廣王氏之説尤爲詳備曰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若凡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凡此皆書義疑有脱誤不可知者學者闕焉王氏觧經每不合於義者不旁引曲取以爲之説至闕之此王氏之所長

也鴟鴞之詩周公所以貽于成王之言也大誥之書其所謂誥于多邦御事之言也金縢之冊則其所以禱于三王之言也此三者雖不同而其意則未嘗或異蓋皆以閔武王之既喪懼周室之將亡而奮不顧身以當社稷宗廟之憂責也鴟鴞大誥之言成王非不之見也然而未之行者蓋其心惑於流言而未諒夫周公之心果如是也及其啓金縢之冊見其所以禱於冥冥之中與其所以宣言於昭昭之際者曾無

少異然後信其果如鴟鴞大誥之言而其心之忠於
王室無復可疑者向微金縢之冊則成王之疑無自
而釋矣而周公之心亦終無以見於天下後世矣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
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
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

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

我丕丕基

前既云天以大命佑我周家雖使武王自百里而興伐暴戡亂拯斯民於塗炭之中以奄有九有之衆然而不使之享國家長久使得以創業垂統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爲萬世無窮之基而遽喪於克商之後以新造未集之國而幼冲之主實當是責故惴惴然唯恐患難之來乗間投隙肆其不軌以隳我祖宗傳受之大業矣於是遂言武庚之叛其征與不征實我國

家社稷安危之所繫故上稽天心下順人意知其不可以不征也予不敢閉于降威者言武王之喪是天下其威於我國家而我不敢閉拒之也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不敢閉者以其天命之不可逃也亦順受之而已矣此云天降威即上文所謂天降割也惟天威之不可拒當此之時欲審其吉凶以為避就之謀者亦不過質諸鬼神而已於是用我考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灼而卜之以觀吉凶之所在繼天之明而

即其命也紹天明言龜可以繼天之明也蓋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玄遠無紹介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矣此所以即命也寧王即武王也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則此篇所稱考寧王寧考寧人皆是武王也先儒以寧王為文王殊失經意然以寧考為文王則亦不可此篇之辭雖出於周公而其辭則指成王為主曰予冲人曰予小子是也成王不可謂文王為考先儒已知其說之不通

故於寧考則曰寧祖聖考以寧為寧祖以考為聖考是以寧字為一人考字為一人非立言之體也以寧云者謂武王去殘賊以安天下之民也曰寧王曰寧考曰寧人正如盤庚曰先后曰高后曰先神后但變其文耳非有異義也寧王遺我大寶龜者蓋古者將欲决嫌疑定猶豫以通幽明之情使其應如響無有毫釐抄忽之差者而必有藉於靈龜故其得之也則珍而藏之以為國之寶俟有事而用之世世以是傳

而不失也楚語曰龜足以憲臧否則寳之公羊傳曰寳者何龜青純何休註曰千載之龜青髯明于吉凶謂之寳世世保用之辭左傳吴王之弟蹶由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謂之守龜葢世之所守以為寳故也若衛之眧兆臧氏之僂句皆所謂寳龜也故成王將卜龜以紹天之明而即命而其所用者乃武王所以遺之者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此則龜所告之辭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即春秋所謂繇也唐孔氏春秋正義曰兆頌舊有此辭非卜人始為之也則知頌者葢古者卜筮之書既灼龜而得此兆體矣又以此兆體而玩其辭也晉獻公之卜而其辭曰專之渝攘公之羭莊公之卜而其辭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此皆兆頌舊有此辭因卜而適得之耳然不知其辭出於何代也至於漢時亦有此書如漢文帝之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启以光是也

成王以武王既喪之故灼龜啓書以占周家之休咎而其繇辭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言將有大艱之事及於西土西土之人亦為之擾而不安也方是時三叔之流言未作武庚之叛未興而龜兆之言已云爾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時周家將有不幸厥典之人脣齒相依以危王室其為禍也大矣此所以見

于卜龜而其辭云爾也故於今三監淮夷果蠢蠢然而動則龜之所告信其驗也自殷小腆而下則方言其越茲蠢之事以明龜之有知也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者漢孔氏曰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敘而欲興復之蘇氏以腆為厚言殷小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敘案左氏曰不腆弊邑則腆之字固當訓厚孔氏以為腆腆然固不如蘇氏以為殷小富厚然其說亦不明白蓋經既云殷小腆誕敢紀其

叙必欲從而為之説則其言當如是云爾要之此两句乃是成王既言卜辭然後以事應繼之其所言者必殷人背叛之事然其語則聱牙難通必欲字字而為之説則非多聞闕疑之義故當以意逆志而闕其辭之不可知者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言天降威于我國家武王既棄天下而繼有三叔流言之疵民將不安武庚知之故其言曰我將紹我湯之業而光復之殷既復則反以我周家

為鄙矣武庚以叛亡之餘而有反鄙我周邦之言則其志不小矣縱之一日則有一日之患此所以不可不征也然其征之也必上得天心下得人心而後可以勝故成王於是又陳其得天人之應而有勝之之理也今蠢今翼日言當此武庚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予往征以撫安寧考武王所圖之功也民獻與益稷所謂黎獻同將興師動衆以討不廷之武庚而十夫以賢能之才為我左右之助則我所

有之大事固為休矣及其灼龜以卜師之勝負則三龜又皆并吉民獻有十夫予翼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家有必勝之理而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而不征也漢孔氏於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則言我不敢閉絶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其於寧王遺我大寳龜紹天明即命則言武王遺我大寳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夫孔氏以用字屬上句讀固為

非矣而以其遺大寶龜爲卜伐四國則是其意謂此所言朕卜并吉者即上文用大寶龜而卜也蓋孔氏既以天降割與天降威爲四國之叛則安得不以遺大寶龜爲征伐之事乎蘇氏雖以天降割爲武王之喪至於天降威則亦以爲三監叛也但於其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則以爲龜所告之辭此則與孔氏異耳果如蘇氏之意則天降威爲三監之叛所謂用大寶龜與夫朕卜并吉者其止一事而重言之

乎抑其當時之再卜乎若此二者只一事而再言之則其卜兆之辭但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成王何從而知其吉乎若其始卜之其兆體之辭如此而其再卜則吉無乃瀆乎春秋左傳曰晉趙鞅率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信也瀆龜之卜趙鞅尚不肯為而謂周公為之乎此其為說蓋由於以天降威為三監之叛故其牴牾必至於此殊不知用大寶龜者當武王之

既喪而卜也朕卜并吉者卜伐武庚也成王當煢煢在疚之時而占國之災祥乃得此兆既而武庚作亂則不靜之言驗矣乃將征之而又以其勝負卜之於龜則得吉兆也如此則其義上下相屬方為明白周之興師也庶邦御事皆有難色獨此十夫者為之輔翼而遂以為我有大事休者蓋十夫為之助則得民之心矣晉楚之兵遇於桑隧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皆不欲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

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周公既得十夫之助則雖邦君御事皆以為未可而民之心自可見矣此正欒武子之意也漢周亞夫伐楚得劇孟若一敵國夫劇孟者特一游俠之雄耳亞夫得之尚賴之為重况此十人謂之民獻則其得之而以卜人之心豈不可哉此十夫者周公得之

而其喜如此則其人必非瑣瑣者惜其名氏不見於後世揚雄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其於十夫亦云惟其十夫予翼以得人之助朕卜并吉以得天之助故今我告爾邦君諸侯之相親友者與尹氏之官以至衆士御事之臣曰我既卜之於龜而得吉矣我當與爾衆邦伐義興兵以伐殷之逋亡播蕩之臣武庚也尹氏與牧誓之師氏同洪範所謂師尹惟日是也爾庶邦君至於御事之臣今乃無不以言復曰

今將帥以伐殷其勢難而其事大不可以輕動也西土之人所以不靜者雖武庚之叛天下為之騷動不寧而其源則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則不可以不自反也故我小子當成其敬以修己而已未可征也王何不違卜而必欲從之乎害與害辭害否之害同王莽曰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而終顔師古曰害讀曰曷正此類也漢孔氏曰王室有害固宜從卜王氏曰王其咎之害在於不違卜也皆誤矣爾庶邦御

事之言既如此故我沖人長以此艱難而思乃發嘆曰四國之叛而我征之信蠢動天下使其無妻之鰥無夫之寡不得安居而樂業是誠可哀也我非忍於此也蓋以我繼世以有天下爲天之所役使而天之所遺我者大所投我者艱謂其耿然以幼沖之資而負祖宗之託以嬛嬛在疚之初而當變故之興我當赫然發憤討平僭叛以鞏固周家之業非我之自恤也爾庶邦君而下當以義而安我曰無拘於所憂之

可畏縮而不之决也惟當張皇六師往而滅殷以成
武王所圖之功蓋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矣今乃使
之遺孽絶而復續豈不喪武王所圖之功乎爾之所
以安我之義當如此今乃欲舍武庚而不治豈義也
哉蓋邦君御事既以亦惟在王宫邦君室咎成王又
以考翼而勉成王故成王自責以為我以一身而負
艱難之責則其毒民以興師者豈為一已之故哉我
之興師既非狥一已之私憂凡欲聿追來孝以光大

前人也則爾羣臣其可以徇私意臆之見而不念天下之大謀與我合謀同心共底安平乎故成王以此而責之也夫以周家新造而管蔡以叔父之尊挾殷之餘孽以間王室此固天下之所共怒者也爾邦君者列周之爵分周之土以爲周之藩而尹士庶士御事又皆食周之禄任周之職以効其才能則武庚之亂宜其協一心以與天下共誅之也今乃倡爲不可征之言者蓋其志苟目前之安而不慮身後之患謂

武庚之叛有以服其心則自可不動干戈而平之矣何必老師費財交鋒接刃而後爲得計哉昔湯伐夏以救民毫之民以爲夏罪其如台故咎湯以爲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夫湯之兵爲應天順人而舉也今毫人徒以桀滅德作威以敷虐于萬方而毫邑未被其禍故憚於行役戰鬬之事而出此言也庶邦御事之不肯致討于武庚其意亦若是而已矣殊不知自古有天下之禍常起於一隅而其蔓延之久

則徧於天下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今管蔡以叔父之親武庚以殷家之裔又與淮夷同惡相濟使其一旦滋蔓羣方嚮應雖竭天下之力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漢景帝之時吳楚七國作亂於山東其聲燄甚熾惟漢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之兵倍道而進故一鼓而滅之不然不獨關東非漢有也自關以西亦將有累卵之危矣晉武帝既死惠帝以昏童而即祚當是時八王以肺

腑之親更相屠滅戎羯乘之中夏鼎沸歷數百年而後定管蔡武庚之亂而又挾淮夷以為重此其為變蓋不減於八王與五胡也使成王信邦君御事之言置而不問惟欲考翼以服之未必無晉之禍故予謂當武王之喪而卜之以龜也其繇辭已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管蔡喪亂於東土則西土之人宜無所預也而龜辭以為西土之人亦為之不靜者蓋天下之勢然也晉八王五胡之事蓋可見矣西土

人亦不静則寧考之圖功將敗壞而不立矣雖成王所以處已者固未嘗不敬然管蔡商奄之頑愚非文教之所能遽服故欲成寧考之圖功則不可以不征也成王既謂欲成寧考之圖功則管蔡商奄在所必征不可以邦君御事之所不欲而遂置之也况天之吉卜又不可以有違苟違卜而不征則吉將轉而爲凶雖欲考翼以終寧王之功豈可得哉故我之所以不違者是乃所以成寧考之圖功也如之何而謂我

不違卜為非哉故我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而違卜其所以不敢廢上帝命者則以上帝專美文王之德使之自百里邦而興遂有天下亦惟卜之用而不敢替也故能受天命以傳於我小子視武王誓師之言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則是武王之所以克商者惟以不違卜故也使其違卜則獲罪於天而無所禱矣故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以武王之聖德尚不敢廢上帝之命而況小子乎武王之克商既

獲仁人又加之夢卜之協其天人之應不期而同所以遂克商而有天下今十夫予翼則是天助我民矣況又卜之吉哉天人之應亦如武王之世則我之征武庚不獨成寧考之功亦所以述寧考之事也洪範之稽疑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至於謀及卿士庶民之或從或違而龜筮並從則亦不失其爲吉蓋以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惟卜筮之信故也成王之伐武庚雖邦君庶士御事有異

言然周公之心既以不疑而卜筮又吉是亦洪範之所謂吉也況又十夫之予翼以十夫為主則卿士大夫蓋不盡逆也何為而不可征哉此所以亦惟卜之用也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此又嗟嘆而申言之也言天道無私甚明而可畏今以吉卜而畀我則欲我討平僭叛以光大周室是天之意其於國家之積累基業欲弼而成之也天既弼我之基業而我乃不從卜以征是我自棄其基業矣則天之明畏必將移

其禍以延于我邦矣如此則非天之棄周乃周之自棄也然則如之何而不可征哉邦君庶士御事之人其不知天命如此周公之所以諄諄反覆而告之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當周之初基其所以固結民心而維持社稷者未久也武王遽棄羣臣而傳於童孺之成王焉大位姦之窺也幼主邪之伺也則當時已有岌岌之勢矣而况

管蔡以兄弟之親而肆其無根之言武庚以殷商之孽而懐其克復之志淮夷以介鱗之種而逞其吞噬之心三惡相濟興兵而西民心一揺則周之社稷其存亡蓋未可知也如是則豈武王之所望於後人以建立綱紀而鞏固基業之本志哉龜繇之辭謂西土之大而亦將不静其言非不騐也而邦君御事乃懐其臆見謂西土之所以不静者惟在夫王宫邦君室有以致之耳茍自反而考翼則所謂大艱者不足慮

也何事興干戈然後能勝之哉殊不知武庚挾管蔡淮夷以叛其志不細也如縱之而不誅則猶養癰囊焉不知將潰而發也御事邦君既不肯從周公以征而狥其私見以苟一時之安使周公驅之以勢脅之以威夫誰敢有異議哉然而周公之心則不忍刧其不服之心而彊使之以事其所以告喻之者反覆宛轉欲以曉其未悟之情使其釋然而醒然後與之東討不義故自弼我丕丕基以上所以陳述其東征之

事葢將從吉卜以服上天之命而繼武王之成績非我之好大喜功而爲是舉也其言詳而明嚴而盡固無餘藴矣然周公之心猶以爲未也又從而告喻之凡言王曰者皆語之更端也葢所以曉譬未悟者不得不然此古人忠厚之心也爾惟舊人爾邦君御事皆舊有位之人事武王者也周家之業自后稷公劉以來至於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功以肇造區夏武王繼之又能兢兢業業夙夜匪懈以致其勤然

後克商而有天下爾既先世之舊人當大能遠省前事豈不知寧王若是之勤哉而今也有武庚之變茍舍而不治則寧王之勤勞以遺後人者將無所繼而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歷於我而殄絶矣蓋武庚之叛是天之閉塞以使我毖慎蓋欲其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疢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我其敢不極盡而使無遺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乎盡力以終其所圖之事則寧王之勤勞

以遺我後人者乃為有所待也爾既知天胡不為我而扇為此異論哉故我今諄諄然反覆論難使汝之心信然以為如此故曰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也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顔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化誘者有優游不迫之意盤庚曰盤庚斆于民此篇云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曰斆曰化誘皆先王忠厚之道也天棐忱辭言空言無實者不足以感天之所以輔我惟以我有至誠之辭非矯偽飾以誣天也然

天不言胡爲而知天之輔我哉惟考之於民而已十夫以民獻而來助於是則民助之矣民助之則天助之也蓋可見矣天既輔我予何敢不討乎僭叛以安周室使前寧人所圖之功於是而有所終乎武庚之亂非天棄周而復商也蓋以此而勤勞毖慎我民使其憂畏之心未嘗暫替若人有疾則其謹起居節飲食嘗藥石以去斯疾者其心當如何也則我何敢不奉順天意以從吉卜使于前寧人所受之美命於此

而有終乎卒寧王圖事于前寧人圖功攸終者蓋欲
紹隆基業以繼前人之成績也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者蓋欲永膺歷數以繼武王之美命也唐孔氏曰三
者文辭畧同義不甚異大意推言當終文王之業須
征逆亂之賊丁寧以勸民耳此說是也但不當以寧
王為文王耳或者於此之類皆必從而為之說錙銖
而較之皆鑿說也王曰若昔朕其逝孔氏曰順古道
我其往東征矣王氏亦曰順古之道以朕其往而征

之也然上文但言前人之烈待我而後成不可不順天命以征之初無有順古道之事則與上文不接蘇氏曰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也此說是也蓋當武庚之亂周公遂欲舉天下之兵以征之其所以遲遲而未行則以邦君御事之言謂其艱大而不可輕動我以此言隱之於心而日日在念也雖以艱大之言而日思之然上考天心下稽人事則其勢蓋所必征不可以其艱大而不以

身當其責也故以作室耕事而喻焉人之作室其父已審其向背定其高下而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締構一屋乎人之耕田其父既已反土而菑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成熟而穫之乎夫作室耕田非是父既底法而其堂架必委之於子父既菑田而其播種必委之於子蓋設爲此論故也武王初基而遽即世猶父之底法菑而未能成效也今武庚之亂我尚不能討而滅之以安社稷於幾危其

敢望周家之世世享祚而不絶乎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蓋父之厎法菑田是欽其事也父欽其事而子無以繼之則其父豈肯曰我之有後弗棄基業乎必自以為不幸而無後也武王克商而成王不能殄滅商之遺孽則武王在天之靈當以為如何哉故我今不敢不於我之身持循寧王之大命而平定凶逆以定國家之基業也王氏曰於我者不敢以諉後人也武庚之叛在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攝政之日

則夫平定凶逆以奠國家之基業者正成王周公之責也使其不以此自任則豈足以為武王之子乎爾邦君御事之不肯從我以征無乃為不足以堪前人所付託之重乎故成王以此而自勉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漢孔氏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也蘇氏之說與此亦不甚相遠夫古人之取譬雖假設言亦必近於人

情父之底法而子不肯堂父之菑田而子弗肯播葢
子之弗祗厥父事而弗自荷則其至於此者葢有之
矣未有父子兄弟之家至於朋友伐其子而不之救
者夫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同室之人鬬被髪纓冠
而徃救可也葢其情之所在有不期然而然者豈以
不救爲是乎孔氏之説爲不近人情矣而諸家之説
大抵迂曲惟王氏闕之爲得於是又嗟嘆而言曰肆
哉漢孔氏以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

下治事者孔氏之意以肆訓今故爲此言爾雅曰肆今也則肆之訓今固有此理然經但言肆傳遂以爲今可也又以爲今伐四國必克之豈肆之一字而道理如此其多其說蔓衍不足取也王氏以肆爲涉危難而無所憚蘇氏以肆爲過亦皆迂曲不如顔師古之說王莽之作大誥亦曰嗚呼肆哉而師古曰肆勸也勸令陳力蓋當武庚之叛邦君御事與國同其休戚者固宜投袂而起赴功趨事以致其協贊之力今

既有異議而不肯從我以征則其心必遷延齟齬而不陳力矣故嗟嘆而欲其陳力以戡難也其所以告諭邦君御事之衆而勸之陳力者則以爽邦由哲故也爽與用爽厥師同蓋當夫朝廷有大議論國有大利害彼以為是此以為非彼以為否此以為可互相矛盾紛紜交錯而不決焉非有大過人之智足以決斷定大計則安能使邦之爽明而無疑謀哉此爽邦所以由哲人也武庚之亂神人之所共怒周公相成

王固有必征之意而邦君御事乃以爲不可周公成王亦以此之故爲之遲回而不决既此十人惠然而來而皆以爲可征則我得其左右之助而國論自此定矣則夫十人者蓋哲人也十人之所以爲哲人者以其能廸知上帝之命故也故天之眷顧於我周家其情蓋未艾也既使之克商而有天下矣雖然遺孽乗間而起而天之心未肯釋也彼天之於人君其去就從違之間不容毫釐之差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吉

凶相承殆反覆手耳自非迪知天命者不能奉而順之也天之於周既示吉卜矣而邦君御事乃懐其臆見循其私欲以為不可征欲王違卜而不用是不能知上帝之命也惟此十人知天命之固如此遂奮不顧身以來助其謀則成王之心自此判矣安得而不爽哉既爽邦由哲則爾邦君御事不可以不陳力也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

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漢孔氏曰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况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國叛乎蓋始既言越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則孔氏從而訓釋之不得不如此云云也其意謂天所輔者惟至誠不欺之人故天下無敢變易法度以自絶于天今四國之叛是易法也然王氏以此為不可知而闕之蓋亦謹疑

之義也大艱人謂三監也三監以兄弟手足之親挾武庚之叛間釁王室以是大近相伐於其室家之中室家之人至於有相吞滅之志而不利於國家則於大義不可以不征也葢三叔雖周公之兄弟然既挾武庚以叛則是周公之讎矣正猶石厚助州吁不軌之謀則石碏當舉大義以滅之而爾邦君御事反以爲不可征是爾不知天命之不易也天之命無常可謂難矣今有吉卜而不用則安知其不爲凶乎此其

不易也爾不知天命之不易則邦無自而爽安可不從我以征哉唐孔氏曰管蔡道武庚爲亂此篇畧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説武庚罪耳此説雖是而未之盡也葢三叔之於武庚讎也其於周公兄弟也今乃舍其兄弟而挾武庚以叛其惡播於天下矣邦君御事必知其爲可誅不以兄弟而疑之也其所以爲不可征者第以禍發於東土而西土無預焉故貪目前之安不肯從事於干戈欲成王考翼而彼

自服也殊不知縱之而不誅則其禍必浸淫於西土其何以繼前人之業而舉上天之命乎故其兆之辭以爲西土亦将不静周公既舉此以告之矣又謂其誕鄰胥伐于厥室其可以貪目前之安而不討之哉故其所誥之辭畧於管蔡也予永念曰予曷敢不終朕畝言管蔡之所以叛則以殷之遺孽猶有存者必以此藉口也故我之長念則謂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

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如田畝之終而畢其事乎盖武庚之叛不去則爲不終朕畝矣武王之伐紂也其誓師曰除惡務本正如此終朕畝之謂也盖紂不克則其本不除武庚不除則其本不終然武王既以務本爲言周公既以終畝爲言則其於殷盖疾之甚矣至其滅紂則封武庚誅武庚則封微子者盖武王之所欲誅者紂而已武庚何罪焉成王之所欲誅者武庚而已微

子何罪焉蓋惡之止於其身者聖人之忠厚也與夫惡相而惡木邊之姓惡觧而惡水中之蟹其遷怒也有間矣天以吉卜錫我周家使我周家仗大義以滅殷者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使長享天下也我今何以極卒寧王之圖功哉惟從吉卜則可矣故卜不敢不從也而邦君御事乃以不違卜爲非何哉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玆

言天下之疆理莫非王者之土皆前人之指意者我但率循謹守之而已矣今三監之叛侵欺王畧固不可不征以奠其疆界况於卜龜而并吉則其勝之也必矣故今我大以爾邦君御事東向征之夫命之於天無有差忒卜之所陳既已若是可以無疑矣王氏曰武庚所擇以爲商臣三叔周所任以商事者也其材似非庸人方主幼國疑之時相率而爲亂非周公往征則國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後賢

人衆多而廸知上帝以决此議者十夫而已況後世之末流欲大有爲者乃欲取同於汙俗之衆人乎王氏此言假之以爲新法之地也故每於盤庚遷都周公東征以傅會其説而私言之以寓其意焉殊不知巳之所爲與盤庚周公之事相近而實不侔也盤庚之遷都將以奉上天之命而復先王之業也不遷則有墊溺之患周公之東征亦將以奉上天之命而終前人之功也不征則有割據之禍而當時邦伯師長

邦君御事玩一時之安而不慮他日之憂故扇爲異論以揺其上盤庚周公於此惟不忍以利驅而勢迫之故丁寧反覆至於再三必使之心悅誠服而後已非是誥之而不從則遂脅之以刑威而有所不恤也蓋必使其心皆信其所爲而後與之共事使其誥之而不從而遂有所不恤則其與不誥也何以異哉故盤庚之遷周公之征雖其始也有異同之論而其既已誥之矣則莫不改心易慮惟上之是聽不獨民獻

十夫以爲可征也如王氏之説則是周公之東征決其議者十夫而已其餘無預也蘇氏曰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蓋爲王氏而發也

微子之命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微子之篇曰詔王子出迪孔子曰微子去之則微子當紂之時蓋處可疑之地不可以諫而去商矣雖其

去商然亦遯于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紂痛社稷之無主於是始抱祭器以歸周左氏傳曰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曰武王克商微子啓乃持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此二說皆謂微子雖去商而其歸周也

乃在於武王克商之後但史記既謂其面縛而又稱其牽羊把茅此其爲異同耳唐孔氏所以闢其失也微子既歸于周但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左傳所謂復其所史記所謂復其位是也蘇氏曰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其竊以謂不然夫武庚之不肖固不如箕子微子使武王之命殷後擇其賢而立之則必以箕子微子先於武庚矣然其所以立武庚以爲商之後

者非二子之讓而後立之也以其勢不可以不立武庚也湯之放桀必建立夏之子孫以奉其祭祀然後更擇土地以封之而已桀之故都則不使其子孫因而都也故其自夏而歸之亳則已謂之黜夏命矣武王之伐紂其志亦欲如湯之放桀苟其自竄放遐荒之地而不復居庶人之上以攉其凶害則應天順人之義畢矣不幸殷人倒戈之師自相屠滅并及於紂武王之本志無以自明也於是使其子武庚因殷之

故都奉其祭祀以致其不忍之心惟其因故都以立商後而致其不忍之心則當是時也武庚以紂之嫡子幸脫於倒戈之後舍武庚而不立尚誰立哉某竊謂武王之立商後蓋屬意於武庚矣非二子辭而不受然後及之也然則武王之立武庚蓋出於不得已也夫滅其父而立其子又使因其好草竊姦宄之徒而君之則其乘間而肆亂也必矣故命三叔以懿親而監之茍三叔不挾之以叛則武庚雖動得乎既不

可動則必將享其富貴以終其身傳之子孫而未艾也如此則何由而黜其命乎故洪範之序但言勝殷而不曰黜殷命如湯誥之所言也惟武庚忌我國家之大造而與三叔同惡竊發周公既已東征而誅之矣則朝歌不復可以立商家之子孫雖不可不擇其賢子孫以為湯王之後然遂不封之於商丘矣則殷命自此而黜焉此序所以先言成王既黜殷命而殺武庚然後繼之曰命微子啓代殷後也啓微子之名

也武王之擇殷後也微子以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而又有賢徳故以宋封之葢武王之立商後則因其故都至成王之封微子則始國於宋樂記曰武王克殷旣下車立殷之後於宋此説爲誤矣唐孔氏曰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此葢順樂記之言而文致之耳未必有所據也其封微子也則爲書以命之葢陳其所以封之之意而勉以所當爲之事後世之命官則必以制書葢出

於此然如說命畢命則不加之字而此則加之字者蓋說命畢命二字足以成文而此言微子命則非文辭之體故必加之字也微子者殷圻内之爵也既已封之宋則當曰宋公今不曰宋公之命而以微子之命名篇猶稱殷爵者箕子微子雖已歸於周而以商爵稱者蓋殷臣之客於周者也微子雖封於宋徒以武庚既死而無後不可使先王之祀自此而絶也乃若其志則未嘗有臣周之意也故雖爵為上公尹兹

東夏而以殷爵圻內之封爲稱號此其所以命篇曰微子之命至於後世子孫亦皆以微子稱之非有他爵謚也箕子之於朝鮮非就封也意其引遯而去不食周粟如伯夷之隱於首陽也武王訪而得之於朝鮮然後因而封之雖封於朝鮮而猶稱箕子也箕子既已遯矣則其代殷後者非微子而何惟二子雖歸於周而未嘗臣周此其所以與比干並稱而爲仁也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賔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者發語之辭也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故謂之殷王元子殷王指帝乙也其母未立爲后而生微子既立而生紂故以微子爲庶而紂爲嫡紂立而微子不立其實微子爲長子又在所當立者也成王將封微子於宋故發語曰猷而以殷王元子呼之自此而下則言其所以封之之意也蓋微子箕子之於周不惟其身有不爲臣之義而周家之於二子亦以賔禮待之

不責其爲臣也故武王訪洪範則曰嗚呼箕子成王命微子曰猷殷王元子皆尊之之辭也其曰猷殷王元子正洪範嗚呼箕子之類也王氏以元爲善之長此蓋泥於易之言謂微子爲紂之諸子故從而爲之說耳其實微子者帝乙之首子當從史記之說也惟稽古崇德象賢此則總言其所以封之之意也林子和曰立微子以爲殷後以周室言則爲稽古本成湯而言之則曰崇德自微子而言則曰象賢此說是也

前世帝王既以膺天之歷數以君臨萬國雖其後世絶滅不復履天下之籍亦必建之一邦使之宗廟世世血食者非特不忍絶人之祀亦所以存一代之制也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此皆古之道也故成王稽而考之以立微子而代殷後也其代殷後者則以成湯之有德故也此之謂崇德其立微子者則以微子之賢克肖其祖也此之謂象賢蓋非成湯之盛

德有奕世之餘慶則何以使其爵土之不絶非微子之賢則何以繼先人之緒而修其制度乎自統承先王至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則言其所以稽古者當如是也自嗚呼乃祖成湯至德垂後裔此則言湯之德不可不崇也自爾惟踐修厥猷至尹茲東夏此則言微子之賢不可不立也禮記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謂與民變革者也夫三代之興既已受命矣則其一

代之制如正朔服色之類莫不更張而一新之既已立一代之制矣然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前代之制豈可遂使之湮沒而不傳乎然必立二王之後使之各承其先王之統而修其一代之禮物禮物即服色正朔之類是也惟其立二王之後使之各承其先王之統而修一代之禮物其於天子蓋有不臣之義故作賓于王家也振鷺之詩曰我客戾止有客之詩曰有客有客皆言其爲王家之賓也左氏傳曰宋

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有事而膰有喪而拜其賔之禮蓋若此之類也然其作賔也豈特一再傳而已哉蓋將與國皆美上下同享其慶以至於永世無窮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

既言稽古以立先代之後其道當如此於是言湯之德存則有以澤斯民沒則有以裕後昆此其所以立其後而奉其祀也故嗟嘆而言曰𤕤之先祖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四德故爲上天之所眷顧佑助大受其命以代桀而有天下也史記曰幼而徇齊裴駰曰齊速也左傳曰齊聖廣淵杜預曰齊中也蘇氏則以齊訓肅後世以齊爲謚蓋出於此謚法曰整肅篤莊曰齊蘇氏所謂肅蓋謂此也淵深也湯既受天之命以

伐夏救民故其撫綏斯民則以寛仁之德而桀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萬方百姓者一朝而除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湯之十一征乃使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其未至也則曰胡為後我其已至也則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蓋桀以邪虐湯以寛仁故斯民引領而望之湯以仁義之師拯民於塗炭則其除殘去暴之功加于一時而其德之盛餘慶所逮可以及其後世之苗裔故雖更紂之虐武庚之叛而成王

卒立微子以代其後屢絶而復續也湯之德固可以庇覆于後人而使之有爵土然非微子之象賢亦何以無忝厥祖而爲湯之子孫乎故遂言爾惟踐修厥猷蓋謂湯之道爾能踐而修之無所越焉踐與修身踐言之踐同謂履而行之也既能率由爾祖之道則其令聞之播於天下其來也舊矣非始於今日也既舊有令聞而又儼恪戒慎盡其孝道以肅恭神人此蓋指其抱祭器以歸周之事也夫微子不忍商家基

緒之墜於是特其祭器以歸周使殷之先后復享其禋祀傳之子孫而不絕其可謂恪愼克孝肅恭神人矣故我一人謂汝之德實篤厚而不可忘也非特予一人之嘉之也上帝亦嘉汝之德而無不歆享下民亦嘉汝之德而莫不敬和爾之德既合於予一人又合於天又合於民則宜其列爵分土以九命之公而正茲東夏之民也宋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夏王者之後稱公故曰建爾于上公也王氏曰微子爲商後

得郊故稱其上帝時歆上帝時歆然後許之郊宜矣此説是也王者之後得用郊天之禮禮記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也微子之德既爲上帝之所歆則其祀帝於郊也神其吐之乎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自此而下則戒勑之辭言不可不敬其事言爾之往

而就國當布汝之教訓以廸斯民也宋為二王之後則成湯之廟得用天子之禮樂而微子身為諸侯則惟當循上公九卿之禮此二者之間不可以毫釐差僭之故又戒之曰慎乃服命率由舊章蓋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能慎之而以典常自守則安有僭偪之過哉如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既不慎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於是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以至有二國逐君之禍蓋其源

一開則其末流無所不至魯雖僭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故其後則用之於羣公之廟又用之於三家之庭宋既用天子禮樂於成湯之廟則其於服命可不慎之哉成王之於宋其慎之如此則其於魯必不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也意者周室既衰而魯僭天子之禮遂設為此辭謂本成王之時伯禽受之非我之罪也唐孔氏嘗謂周禮所載公侯伯子男土地之制乃諸侯自以國土寛大皆違禮義乃除去本經妄為之

誥予於魯用天子禮樂亦云既能慎其服命以率由典章以謹其侯度而無不盡其道矣故上則可以藩屏王室以維持其社稷遠則可以光大烈祖而發揮其道德下則可以整齊斯民而率循其法度如此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永安于上公之位以輔我一人雖世世可以享其德以保其邦家至於萬邦之廣亦將以汝而爲式則使我有周於宋永無厭斁之情矣蓋立二王之後欲其統承先王故勉之以洪乃烈祖

欲其修其禮物勉之以慎乃服命欲其永世無窮故勉之以世世享德欲其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故勉之以俾我有周無斁有周無斁即有客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嗚呼者又嗟嘆以重其言也言我之所以命汝者其言丁寧反覆如此則爾之往即爾封惟無廢我所命汝之言服膺而勿失則其體莫大於此矣蘇氏曰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又曰洪乃烈祖又曰萬邦作

式此三代之事非後世之所能及誠哉是言也

唐叔得禾異畆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尚書全解卷二十七